

有

一

种緣

YOU YI ZHONG YUAN

寻梦·校园精品文摘

有 一 种 缘

(陕)新登字 004 号

责任编辑:刘 波

封面设计:李 海

有 一 种 缘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陕 西 省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14 字数 32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419—6164—5/G·5414 定价:21.80 元

编 辑 寄 语

沿着弯弯的小径，我们邂逅在美丽的校园。年青的朋友们，请伸出你的手，让我们共同托起一片蔚蓝。请酿好你的梦上路，也邀请别人衔着诗的羽毛，结巢于你的梦境

.....

愿你年青的生命更加灿烂；

愿你如诗的青春更加辉煌。

目 录

编辑寄语

十一只康乃馨	章 莓(1)
心中的影集	倪正阳(4)
母亲是春天	尹雪曼(7)
看不见的爱	赵宇宁(9)
想家	杨慧卿(11)
爱如茉莉	映 子(13)
握手	吴苾雯(15)
柔情陷阱	竺 萱(17)
读夫	应雪梅(20)
温馨的烛光	李 晓(22)
长夜如歌	亦中惠(24)
因为,山在那里	冥 子(28)
温暖	孙 苏(31)
好雪片片	林清玄(34)
玫瑰和人生	程 瑞(37)
紫丁香	哑 弦(40)
爱的回归	苏 芒(43)
享受沉默	王圣民(45)
独行者	张 长(48)
风景	吴毓生(51)

那边,还是那样的热么.....	袁开兰(54)
心灵的契约	怡 波(57)
月光如水水如天	张曼娟(60)
无心絮语	纯 子(63)
梦里又飞花	程黧眉(66)
秋天的情感	张香君(70)
我独享这份风景	胡 文(72)
错过浪漫	徐安玲(74)
我可爱,因为我充满爱心.....	赵志红(76)
丑女孩的心事	晓 月(79)
青春美丽嘎嘣豆	鸵 鸵(81)
起名儿	李兰妮(83)
尽在不言中	亦 然(86)
二十岁随想	袁 征(88)
独处的我	白叶子(90)
有意思的故事	邓 刚(93)
情到深处	田晓菲(96)
绿水长流.....	李 洁(100)
相关一生.....	冯贵州(103)
为自己伴奏.....	萌 娘(106)
笔下囚投诉.....	舒 婷(111)
星.....	许达然(117)
春天,你听我说	桂文亚(119)
我喜欢.....	张晓风(121)
有月亮的晚上.....	席慕蓉(124)
风雨花.....	柳 明(128)
我喜欢阳光.....	丽 娃(131)
树影.....	崔合美(134)
闲读梧桐.....	孙 海(138)

秋思	董 霏(141)
窗外	王其忠(144)
草地	凌 渡(146)
空山鸟语	郭 枫(149)
我听见有人在小树林里唱歌	邓康延(151)
云冈一片云	及巨涛(153)
石头记	蒋 勋(155)
除了奋斗,我别无选择	郑国民(157)
给生命一份坚实的承诺	刘 媛(162)
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信 风(167)
当年,我只有一块钱	黄马克(170)
走了一回“补巴”运	蔡年安(175)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祁云枝(178)
生命与爱	龙新霖(181)
幸福之杯	胡 篓(186)
那场生死之战	舒 展(189)
哭房	花 儿(191)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	文 莽(194)
线路人	余 翔(198)
星星点灯	毕 波(200)
那袋沉沉的苹果	黄秀梅(203)
坐在最后一排	乔 叶(206)
女兵们的红雨伞	曹 俊(210)
十五岁惊心的辉煌	朱 纪(215)
箴言	路 易(218)
盼	田永昌(223)
“那就这样吧!”	瑜 玉(226)
说不完的事 走不完的路	胡建国(230)
女人无须证明	李 晖(235)

美丽的歧视	胡子宏(238)
画杨桃	维 祖(240)
我的海底	王水林(243)
童年的馒头	聂作平(248)
一个不回家的女孩	三 子(250)
那一年我到外面走了走	华 夏(254)
九岁的病榻	苏 童(258)
昨天也是我的生日	王 炎(261)
半月亮	川 子(264)
诗意之外的离别	马正建(267)
眸上有心痕	七 巧(271)
你留下一抹微笑	赵 平(274)
有一种缘	蓝 轶(277)
琴声	洁 淇(280)
最后一张落叶生日卡	文章蓄(282)
没有雨伞的日子	寄 丹(285)
佳人作伴好还乡	佚 名(289)
母亲的像册	陆星儿(292)
似水流年	徐 煜(294)
爱,并没有失去	阿爱英(297)
不妨在伤口上撒把盐	冰 梅(301)
那年,我的错	郭 鳩(304)
有了一回情人	武 故(308)
不做情人,这真好	尚 耕(311)
一位婚外恋丈夫	万重山(316)

母亲节那天，我们终于送给了母亲一份礼物——

十一只康乃馨

□章 莓

今天是母亲节，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是我们留在澳洲的最后一年。我和弟弟一直想送妈妈一打康乃馨。我们整整一个月没光顾游戏机室，终于有了小小一笔钱。

下午，当我和弟弟兴冲冲地打算去买礼物时，却发现了一桩糟糕的事情，我把攒的那笔钱给丢了。“我记得是放在上衣口袋里的。”我惊慌失措地说，弟弟已经快要哭起来了。

我们俩翻遍了上衣口袋，都不见那钱的影子——在我们的计划中，那钱够买一打包装精美的康乃馨和一大块巧克力。所有的希望都断绝之后，我们决定马上上附近的花店去打临时工，在节日里，花店是需要一些送花小工的。

休斯太太的花店，就在学校边上。她是两个女儿的母亲。我和弟弟都相信她会给我们一些帮助了。

老板娘正在忙着招呼顾客。在她身后，全是新鲜的康乃馨，小小的店铺弥漫着一种馨香。

“买花吗？”漂亮的老板娘看见了我们，“素色的康乃馨，送给你们的妈妈。”

“是的，噢——不，我们是想找一份工做，您这儿还缺人手吗？——我们打算用自己挣的钱给妈妈买一份礼物呢。”

“好孩子，你们等一等，就会有活儿干的——哦，瞧——”老板娘从一位先生手中接过扎好的一束花，打上蝴蝶结，附上地址交给我们；接着又有人电话来订花。不一会儿，我和弟弟都有了满满一筐子待送的鲜花；我们把筐子挂在自行车前，骑着车出发了。

“能不能向收到鲜花的母亲们要一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第一位主顾收到我们送去的鲜花后幸福快乐的样子时，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办法一定行，谁不愿意将幸福与人分享呢？况且我们可以不要小费。”弟弟也说。于是第二位主顾收下鲜花后，我鼓足了勇气说道：“是真的，太太，你要相信我们，我们就要离开澳大利亚，爸爸带我们回中国，可是妈妈有事没法走，这是我们跟妈妈在这里过的最后一个母亲节——你知道我们多想送妈妈一束康乃馨，叫妈妈开心。”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奇怪，等到这位好心的太太出人意料又如我所愿地递给我一支漂亮的康乃馨时，我红着脸竟不知道该怎样表示感谢。

三个钟头内我们跑了大半个堪伯宁，累得气喘吁吁，却异常兴奋。因为每一位接受礼物的母亲，在听我们的解释之后，都乐意只留下十一支康乃馨，而让我们选取一朵最漂亮的。

桑费尔德区，格林伍治街，72号……我按着地址按响了门铃。这是最后一位主顾。

开门的是位老太太，披着针织的披肩。一见到我手中的花，就先笑了。

“谢谢！”她接过花，深深地闻了一下，带点骄傲地告诉我们：

“我儿子再忙也记得今天这个日子的，我已经有二十七张烫金的收据了。”说着就掏出小费。

“不。”我说，“我只希望你能允许我在这束康乃馨中挑一朵。我只要一朵，可以吗？”

“噢，当然，如果你需要的话。”老太太显得很惊讶，“可是，你要它做什么呢？”“送给妈妈。”并说我们已经有十支了，就要实现我们的计划了。

老太太听完我叙述，就从花束中挑出一朵最漂亮的，交给我说：“多好的孩子，快回去吧。我祝福你们的妈妈。”

近傍晚了，我们快乐地回到家，送给妈妈的，也是十一支康乃馨。



人生并非只有一处缤纷烂漫，只要凋零的是花，而不是心。

心中的影集

□倪正阳

母亲的 10 张照片被我藏在她找不到的地方，她天天都问我：“阳儿，我们的两卷胶卷印好了吗？”我天天都编织各种理由说“没有”，因为我想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候和地方把照片给她看。

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总要忍不住再一次地端详那些照片，特别是那张和母亲的合影：柔和的紫罗兰壁灯下，我依偎着母亲坐在沙发上，母亲的脸庞还是那般美丽，而那双笑起来如两弯月亮的眼睛却分明失去了昔日的神采。巧合的是我和她都有一绺发丝顺着脸颊飘下来，我的发丝仿佛在偷偷地俏皮地笑，而母亲的却透出一丝凌乱与疲惫。

看着母亲的苍白和憔悴，我陷入了深深的不安和说不清的内疚。我怕她看到自己的容颜会默默地伤感。我知道母亲是典型的东方女性，内向多感，平时遇上再多的不顺心再大的委屈，也从不大声地倾诉流露，对我和父亲永远是那般无微不至的柔情与

关怀。她有时也寂寞，可她把她的寂寞都挥散到了我和父亲的笑语中。她仿佛忘却自己的一切。即便如此，我又怎能忍心唤起她一点点的伤感与感慨？

我看到过母亲做新娘时的照片。当时母亲已 28 岁。照片是父母婚后 5 年经长辈一致提议决定补拍的。她依偎在高大英俊的父亲身边，披着一头垂到腰际的黑发，配着粉红的花饰，那甜蜜的笑容在洁白婚纱的映衬下，绽开得年轻妩媚。几年前，父亲到南斯拉夫领事馆办事，一位官员上下打量了他多时，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大橱窗前，指着里面的一幅放大婚照问我父亲：“是您和尊夫人吗？她太美了！”那镜框的背面包的大约是“东方上海开始时兴婚照。一位最美的东方女子使整个城市充满了魅力。”

可那仿佛已好遥远，曾经因美丽备受宠爱欣赏赞美的母亲能平心地对待今日落英缤纷的凉意吗？我决定在那个周末交出照片，因为是周末，我将有充分的时间陪伴她忘却些什么……母亲往往没有星期天。

不料回家，母亲居然不在。写字台上留了张字条：“阳儿，今晚我去参加一个大手术，所以别等我。晚饭已准备好，热了再吃。爸妈都不在，别大意别调皮。”

也许是为了逃避什么，我将 10 张照片放到写字台上，比往常都睡得出奇的早。

夜很深时，睡意朦胧中我发现母亲坐在写字台前端详照片。她好像在剪好像在写。她的手中握着一叠照片。难道她在毁掉那些照片？难道她会怨尤地凝望一整夜？可我又觉得她好像下意识地回头朝我的床位望了望，那么无私那么坦然那么幸福的笑容。来不及去想什么，我又进入了梦境……

星期天的阳光从黎明的云霞中钻出来洒在我蓝碎花的窗帘上，我猛然发现枕边又多了一本影集。翻开第一页——“天然去雕琢，清水出芙蓉——给惠质兰心的阳儿”，是母亲娟秀的字迹深情地凝望着我。然后，从第 2 页起是我的最近的照片，几乎每张旁都

布局别致地嵌着一枚粉色或淡绿的写着文字的心型纸片。我倚在阳台栏边望星空的那张照片旁写着：“何必月下吟诗？你就是一首蝶恋花。”我抱着大洋娃娃吃冰淇淋的那张旁写着：“笑是灿烂的笑，哭是晶莹的哭。”我撷着一束茉莉在含笑沉思的那张旁写着：“雨季清芬，素馨幽幽，你正走在我不曾走过的美丽青春路上。”……我忽然想起了昨夜灯下的母亲，那么潜隐的情怀啊。我仔仔细细品尝着母亲的每一句诗，直到最后的空白处飘出一张信纸：

“亲爱的女儿，我写不出一首完整的诗给你。诗是惆怅，你当快乐。谢谢你对我的隐瞒和珍藏，其实我已等待了好久，让你交给我这些照片。人生并非只有一处缤纷烂漫，只要凋零的是花，而不是心。你说呢？”

默默地把影集贴在胸口，黎明的阳光已分解出千丝万缕的温柔。天空很清，风儿很明，母亲，我们都要把心留住……



一旦那个最会令人心烦的妈妈走了，全世界可就再没有一个能令你心安理得的人了。

母亲是春天

□尹雪曼

好久没见到千援了；她是个年轻的女孩，聪慧的女孩，感情丰富，才华闪耀。但是，这天傍晚从街上回来，却在信箱中发现一封她寄来的信。

她常常有信来，谈一些生活上、感情上的小事。在轻描淡写中，可以感受到一个少女的多变与任性。我喜欢孩子，也喜欢千援。孩子能把春天给我带来，把笑与温暖给我带来；千援也能。因此，孩子不来的时候，我期盼千援。千援不来的时候，我期盼孩子。然而，事实常常是没有期盼的那么美好；孩子不来，千援也不来。于是，春天仿佛走了，温暖仿佛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只是凄冷，只是寂寞，只是孤单。我是多么地需要春天啊！就像冬日的小苗需要阳光，稚龄的孩子需要母爱。

在她的信上，千援说：“您是五月几号南下演讲？是否在母亲节前后？我用我仅有不多的积蓄，买了条链子，将送我最亲爱的妈妈，并想亲自为她戴上。她一辈子都没有戴过人世间的闪耀；没有享过人世

间的快乐；我希望我能给她那么微小的一点点……”

好孩子，我想，并着实地在心中感动起来。12岁那年，我的妈妈过世了。当她静静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时，她那秀丽的脸，仿佛仍浮着一片满足的微笑与闪烁的光彩。这时，小姑娘悄悄地走过来，说：“孩子，拿这撮洁净的棉花为你的妈妈洗洗脸，她就要上天了……”说着，小姑娘的眼泪流下来，我的眼泪也流下来。但是，我仍旧遵照小姑娘的嘱咐，用那一小撮洁白洁白的棉花，蘸些清水，以颤巍巍、笨拙拙的手，在妈妈的脸蛋上擦了擦。妈妈没有说话，甚至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她仍旧安详地躺在那儿，躺在棺木中，可是，小姑娘却哭了，我也哭了。我一边哭，一边在心里说：“妈，你就要走了吗？你还年轻啊！而大哥16岁，我12，小弟只有两岁啊！你为什么抛下我们，一句话不说地走了呢？”

那一天，我从家里哭到坟上；又从坟上哭回家。在哭回家的路上，挨了一顿骂；因为在从坟上回家的路上是不准哭的。可是，我忍不住。我要妈妈，弟弟妹妹也要妈妈。妈妈忍心不要我们走了，永远地走了。为什么我不能哭呢？

没有妈妈的孩子最可怜。可是妈妈活着的时候，妈妈在跟前的时候，却不觉得妈妈重要。有时候，会觉得妈妈爱管闲事、爱罗嗦。回家晚了，她会罗嗦；衣服穿少了，她也会罗嗦。还有，偶尔不开心、闹情绪的时候，妈妈还会“打破砂锅问(纹)到底”，问上一连串的为什么？不高兴就是不高兴嘛，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妈妈偏偏要问，好烦。

但是，一旦那个最会令人心烦的妈妈走了，全世界可就再没有一个能令你心安理得的人了。那是说：只要妈妈在，全世界都美好；花会开，风会吹；鸟会叫，蝴蝶会飞，太阳会照耀，春天会来……妈妈就是春天啊；妈妈也是太阳，是温暖，是爱。没有妈妈，就没有春天，没有太阳，没有爱。所以没有妈妈的孩子最可怜。

大多数的孩子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妈妈。是幸福的，小荷是幸福的；因为她俩也都有妈妈。

“我告诉他，总会打中的。”母亲平静地说，“关键是他做了没有。”

看不见的爱

□赵宇宁

夏季的一个傍晚，天色很好。我出去散步，在一片空地上，看见一个 10 岁左右的小男孩和一位妇女。那孩子正用一只做得很粗糙的弹弓打一只立在地上、离他有七八米远的玻璃瓶。

那孩子有时能把弹丸打偏一米，而且忽高忽低。我便站在他身后不远，看他打那瓶子，因为我还没有见过打弹弓这么差的孩子。那位妇女坐在草地上，从一堆石子中捡起一颗，轻轻递到孩子手中，安详地微笑着。那孩子便把石子放在皮套里，打出去，然后再接过一颗。从那妇女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是那孩子的母亲。

那孩子很认真，屏住气，瞄很久，才打出一弹。但我站在旁边都可以看出他这一弹一定打不中，可是他还在不停地打。

我走上前去，对那母亲说：
“让我教他怎样打好吗？”